

宋宜昌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

下

记实文学·

太平洋 大海战

TAI PING YANG
DA HAI ZHEN



(晋)新登字2号

太平洋大海战 上下

宋宜昌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5千字

1993年1月第2次印刷

本次印数: 5,000册

ISBN 7-5378-0007-3/I·7

书号: 10397·185 定价: 上下15.00元

第 八 章

横 扫 塞 班

1

“北方的商人南方的兵”，此话实在不假。

被沼泽、森林、泥泞的道路和大片私人种植园封闭起来的南方各州，在美国近代史上带着荒蛮、粗野、愚昧的形象，所以，南方人特别能打仗。内战时期，北军在道义、经济、金融和人员后勤上占了绝对优势，然而战争却拖了四年，北军损失惨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南军战士的骠悍。

艾伦·李少校现在带了一连南方兵。他专门把他们从许多新兵营里挑出来，为此，他费尽力气，磨破嘴皮。他一贯认为，与其带一支松散臃肿的大部队，不如指挥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精兵。在两栖登陆那种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单兵孤胆作战和小部队协同作战比什么都重要。大部份突击营军官和一部分陆战队军官与他持同样见解。

李和他的连队驻在夸贾林环礁的一个珊瑚岛上。他们日夜进行着的紧张训练。昔日的连队，在塔拉瓦战役中死的死、伤的

伤，仅存的几个人：罗克韦尔·肯特、塞克鲁西斯等等也都被提拔，晋级封官，如他一样。他这个连，几乎全是新人。

——战争时期的训练同和平时期完全两样。老一套的队列、操典和其他华而不实的项目不是简化，就是干脆弃置了。李主要教给他的“孩子们”以下几点：熟练地使用所有美军和日军的武器，如何在白刃格斗中保护自己杀死敌人，隐蔽，协同攻克敌人的火力点，通讯联络和战争心理学。他教得很卖力气。他经常穿得很整齐，拿一条马鞭，在烈日下呵斥那些才穿了不到一年军装的年轻人。他严厉得不近人情，尤嫌不够，常用中国军人的一句话自勉：“心慈不带兵。”那还是他从查尔斯·惠特尼中校那里听来的。听说中校已提为上校，可是自从贝蒂欧一别，他一直未见到查尔斯。他俩通过信，因为忙，谁也顾不上谁。

李的空闲时间，大部分花在游泳、潜水、踢足球上面。夸贾林无法骑马，他深为遗憾。到海底摸珊瑚和梭子鱼，也是一大乐趣。只可惜岛上淡水太少，每次下海，洗不干净，身上的盐渍粘呼呼的，晚上很难过。礁岛上风大蚊子少，比起瓜达尔卡纳尔可强上天了。但是海军突击营一直没有回新西兰，岛上的生活单调而枯燥，除了海军电影队有时放一两部旧电影外，连一个女人也没有。想起新西兰和国内那么些好姑娘，李常常有股莫名其妙的伤感。

使李唯一满意的是伙食。他的连里有一个路易斯安纳的“法国佬”，名叫路易·篷巴杜尔，是个顶呱呱的厨师，可以用简单的野战炊事车做出上等佳肴。篷巴杜尔“先生”什么都会做，夸贾林礁湖里有的是鱼虾，海军的后勤向来比其他军种好（他们自己有冷藏船），冻子鸡、牛排、速冻蔬菜、奶酪和各种酒，只要可能，尽量供应，最后加上巧克力糖和冰激凌。路易成了全连最

受欢迎的人物，他原来是个餐厅老板，天生人缘好，经常讲些男人们的笑话，实际是女人们的笑话。他肥胖多肉，一仰头，后脖子的肉就堆起来。因为害怕上级得知篷巴杜尔的好手艺会把他上调，李下令全连严格保密。好在岛上仅有他们一个连队，独立王国，水泼不进。李对他的副连长说：“彼得，打开仗一定要让篷巴杜尔呆在战线后边，我宁肯损失一个排，也不能没有他的法国菜，上帝，他把我惯成了馋嘴的孩子。我原以为我在奥伦治堡庄园中也算是见过世面的。”

岛上唯一的乐趣是每天一趟的交通艇。交通艇从夸贾林岛穿过礁湖而来，给他们带来粮食、淡水、罐头食品、日用品、书信和私人包裹。它大约每天十一点到，一到这时候，正在训练的士兵们就开始走神，怎么管也不顶用。李干脆提前半小时结束训练，把这半小时加到下午的训练中去。新兵初到海外，信特别多，似乎写信是他们唯一的乐趣，除了亲人和恋人外，连七大姑八大姨也想着去信。美国来的东西，除了信外，还有各种食品和包裹，里面有书、课本、玩具和钱！靠着这些包裹的士兵是没办法打仗的。信和包裹使他们想起了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也必然热爱生命。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以后，艾伦·李命令事务长干脆把包裹存起来，等打完马里亚纳群岛之后再发下去。尽管到那时候，许多收件人永远也不需要这些包裹了。

李对付士兵思乡情绪的办法是加大训练量，而且，每天布置各种各样的战场问题，鼓励士兵们在回答中竞争。

逢有大的空闲，李就把常务交给他的老乡、查尔斯顿人彼得，一个声音嘶哑、长相丑陋、脸上有很深刀疤的上尉。他自己随着交通艇去夸贾林岛。李脾气暴躁、性格阴郁，物以类聚，他也有几个这样的好朋友。其中一个约瑟夫·麦克罗伊少校，在

J-4 工作。J-4 是太平洋舰队后勤处的代号，麦克罗伊负责编制预算一类文职工作。另一个朋友是海军军官麦克米伦上尉，他在洛克伍德中将的潜艇部队服役。自从攻占夸贾林后，洛克伍德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前进基地，可以大大缩短潜艇往返夏威夷的漫长航程，增加西太平洋的战斗巡逻天数。每逢出击归来，麦克米伦的“剑鱼”号潜艇就停在夸贾林小码头上。李在珍珠港就同麦克米伦混得挺熟，两人在夸贾林见面，更是他乡遇故知，无话不说。

六月底的一天，李乘交通艇来到夸贾林岛。经过四个月的修建，夸贾林早已经面目全非了。雷德曼少将遵照尼米兹上将的命令，已经把它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礁湖中停着各种各样的船舶，柴油发电机隆隆响，弧光灯支在高高的钢架上。浅水的中央码头和深水的海军基地码头上各竖着七八台起重机。它们配合胜利轮上的桅式起重机把货舱中的东西吊出来，放到栈桥上。栈桥已经加宽加固，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桥头。铲车司机把货物铲上卡车，卡车司机把货堆垛到枝残茎折的椰林空地上，后勤兵盖上绿苫布。到处是活动房子和帐篷，乱糟糟的。原来日本人为他们陆攻二式轰炸机修的跑道也不够长，“海蜂”们用推土机拔起树桩，铲平外号叫“乌其顿”的大火力点，把珊瑚跑道一直延伸到海边。同时，他们又修了一条新的战斗机跑道。娇贵的雷达也从船上卸下来，安装在步兵七师曾经登陆过的绿滩上。它们庞大古怪的天线使李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在复杂的技术战争中，教授们起着将军的作用。他恼恨那些穿夜礼服打硬领结的家伙们，他们闯入了军人世袭的荣誉领地，并且把军人的价值大大贬低了。

李穿过忙忙碌碌的人群和杂乱无章的堆栈，终于找到了挂

“J-4”牌子的一座活动房子。麦克罗伊少校正忙着，房子里的人进进出出，一些军需官大声地讨价还价，另一些军需官坐在钢折叠椅上抽烟，想利用私人关系“走后门”捞点儿紧俏的军需品，比如好酒好烟和熏火腿罐头之类。

艾伦·李皱皱眉头，不知该留还是该走。金黄头发蓝眼睛的麦克罗伊向他打招呼，让他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花花绿绿的杂志和报纸，对他说：“艾伦，请先等一下，我这里有利维少将的几个急件要处理，马上就完，你先看看这些东西，刚从国内空运到，是最新的，其中，噢，就是这本，还有你的一幅照片，是你在华盛顿福特剧院时照的。真漂亮，旁边那个女郎是谁？艾伦，你总是走桃花运。”

利维少将是J-4的头头。他头脑清楚，办事利落，出名地能干。利维的上司是尼米兹手下的一个后勤副司令。另外，美国西部海疆区司令也负责太平洋战区的后勤，第六海上勤务大队的比尔里海军少将负责用船把物资从西海岸运到前线，有时候，比尔里的船要在大洋上进行机动后勤补给。

李只好坐下来，翻看杂志。他离开美国已经有四个月了，国内的各种消息倒也挺有趣。麦克罗伊象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发疯似地处理他的业务。他使用几架电话机，还有几部专用电台，可以直接同夏威夷、旧金山甚至首都联系。他调度咖啡、蛋粉、红肠和熏鱼。他同号称“太平洋油王”的格雷海军准将联系，让他运来航空汽油、登陆艇的柴油、军舰的重油、润滑油脂，甚至连专门给轰炸机驾驶仪上的陀螺仪用的一种硅油也没忘掉。他身上仿佛有几个脑袋在同时思考，一个在战区，另一个在美军部队，第三个在美国的工厂和销售网，他的作用就是把它们联系起来。

啊！李扪心自问，麦克罗伊确实也算个英雄。

他打量了J-4的这间活动装配房子，大约长三十英尺，宽十七英尺，除了门窗和桌椅外，四壁全是保险柜。有些保险柜开着，里面堆满了各种卷宗、表格和卡片盒，猛看象是图书档案馆的资料分类检索室。人坐在里面很挤，加上军人说话都是大嗓门，房子里乱哄哄的。

正当麦克罗伊在电话中大叫雷达配件、各种奇怪型号的电子管、电容器、无线电近炸引信和收发报机的时候，李的耐心到了极限。他站起来，准备告辞，麦克罗伊向他摆摆手。后勤少校一下子就把事办完了，仿佛如果艾伦不走他还会没完没了地干下去似的。

麦克罗伊从一只保险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交待给他的下级军官几句话，对那些等他的人做了个鬼脸，一把将艾伦拉出房子。

“李，幸亏你来了，救了我的驾，否则我要让那些后勤军官们缠死。他们并不关心打仗的事，对酒和罐头最热心。听说下面还有黑市，不少人发了财。”

“那你早发大财了。”艾伦直到这时候才说了第一句话。

“我这人你也知道，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咱们南方佬，心眼儿实，光想着早点儿打完了这场倒楣的战争回家种地去。另一方面，说实在的，利维少将这家伙的活儿太多，真他妈干不过来，谁还有心思去倒腾那些玩艺儿。李，谁跟利维算是倒了楣。鬼知道我当初怎么选了后勤军需这个职业的。”

李笑笑：“你是怕死呀。”

他们俩沿着一条珊瑚小径走着，李跟着麦克罗伊，也不问去哪儿，反正他是来消磨时光的，而麦克罗伊总有层出不穷的新闻。

他谁都认识，什么事儿全知道。

他俩正走着，李的眼尖，突然拉了麦克罗伊一把：“约瑟夫，你看，那不是麦克米伦吗？他同那位将军在散步，指指划划，还挺神气。你认识那位将军吗？”

麦克罗伊大声笑出来：“嘿，那是查尔斯·安德鲁斯·洛克伍德中将，我们的潜艇司令官。”

洛克伍德中将穿着军便服，样子挺随和。他多肉质的脸圆滚滚的，象个面包师，或者那种大街拐角处的杂货店老板，一点儿也不显得威风凛凛。美国不象欧洲大陆国家，计较军人的仪容和门第，谁打了胜仗谁就是英雄。

洛克伍德无疑是大战中最优秀的海军将领，他在世界潜艇战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德国的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可他几乎比斯普鲁恩斯还默默无闻。战争是一种奇怪的事物：一座城市、一座桥梁、一个碉堡，可以使一名将军、一名连长，甚至一名下士成为新闻人物，吹吹打打，全球尽知，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一位打了几十次胜仗的将军，一个消灭了几十万敌军的战役，反而会被其他新闻埋没，事过境迁，无人知晓。刚过完五十四岁生日的洛克伍德在各种军舰上干过，踏踏实实，勤勉努力，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指挥了美军51潜艇部队的水下战争，实施“吨位战”，给日本运输船队以沉重打击，却没有出风头。

洛克伍德的声音飘过来：“麦克米伦上尉，你的‘剑鱼’号干得不错。不过，请小心，日本海军鉴于船舶损失严重，已经任命了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作为海上护卫总司令，他们要同我们认真打一仗啦。”

“是，将军。”麦克米伦操着南方腔自信地说：“俺一定注意。不过，日本人那点儿玩艺儿俺清楚，他们这帮穷鬼没有象样

的雷达和声纳，更没有机载雷达和‘李光’探照灯，他们的军舰连护航都不够，更甭说追着‘剑鱼’号猛打了。谢谢将军的提醒。”

将军和上尉分手后，潜艇上尉转过来：“艾伦，约瑟夫，俺早瞧见你们啦。没办法，跟头头讲话总得客气点儿。哎，约瑟夫，你拿着什么，威士忌。太好了，俺这回出海整整两个月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和好酒。啧，跟俺来，俺给你们找个地方好好喝两杯。呸！‘剑鱼’号上的食品糟糕透了！”

他们来到一排帐篷边，巴奈特·麦克米伦指着其中一顶说：“这就是给我们准备的休息室，就这破玩艺儿。光想叫我们在海上多泡几天，省点儿油。听说邓尼茨给他的艇长们在巴黎找最好的旅馆和最漂亮的妓女。”

李笑笑接下去说：“然后把他们一个个送入蓝色的坟墓。”

“给罗斯福当艇长毕竟比给希特勒当艇长要安全些。”麦克罗伊也说。

帐篷里有几把钢折叠椅和几张行军床。还有一张象是从轮船餐厅里拆下的那种铝架塑料面桌。桌上杯盘狼藉，堆着空酒瓶和鸡骨头。麦克罗伊利索地把桌子收拾干净，变戏法似地从兜儿里拿出一个猪舌头罐头和一罐鱼子酱。然后砰地一声打开酒：“没杯子，拿瓶子喝吧。”

“艾伦，约瑟夫，俺这次可碰上了新鲜事儿了。真是大新闻，俺打算找个老牌记者，同他签个合同，卖给他一条独家新闻，准能发大财。看在上帝份儿上，仗打了三年了，俺们怎么不知道竟有这号子事儿！我敢打赌，‘剑鱼’号的发现能震惊全世界。”麦克米伦扯开喉咙大声喊叫。

“五十天前，洛克伍德中将在珍珠港的潜艇司令部给俺们布

置了战斗巡逻任务。”麦克米伦是一个五官清晰的海军军官。他的眼窝很深，感情外露，说话喜欢打手势，人也有点儿神经质。

“洛克伍德派出十艘潜艇封锁住特鲁克。随着特鲁克环礁被斯普鲁恩斯的舰队炸瘫，日本人就放弃了它。古贺峰一海军大将从帛硫飞往菲律宾途中失事以后，日本联合舰队一直东躲西躲，深藏不露。俺们这些小艇长们就是瞪红了眼睛也找不到大型的敌人水面舰艇了。洛克伍德中将告诉俺们，日本人想保存兵力，好打一次决定性的海战，以往他们总是一点儿一点儿地使用兵力。而俺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盯住他们。这样，在未来的马里亚纳战役之前，就能有效地阻击他们。然而谁也不知道新任的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究竟把舰队藏到哪里去了。有人说在菲律宾苏禄群岛的塔威塔威岛，有人说在日本的濑户内海里，还有人说在新加坡。

“于是，中将领就把俺们分成三个战斗群。一个群监视濑户内海的伊纪水道和丰后水道；第二个群监视苏里高海峡和圣贝纳迪诺海峡，如果日本舰队从塔威塔威出动只能走这两个海峡，它们不大可能选更南的航线，那样会落入从荷兰地亚起飞的麦克阿瑟的远程巡逻机的侦察圈。第三群只有两艘潜艇：‘剑鱼’号和‘海马’号，俺们将远征新加坡，侦察一下丰田的舰队是否在林加岛锚地。

“这是一次最遥远和最危险的航程。洛克伍德指示说，在找到日本舰队之前，千万不要挑起任何战斗。

“其实，俺也没工夫打仗。从珍珠港到新加坡，走巴士海峡和中国南海距离六千五百海里，来回就到了‘剑鱼’号的航程极限。俺他妈这一次真豁出去了，只带了三条鱼雷，前发射管两

条，尾管一条。其余的舱位都装满了柴油桶。俺的副艇长加里森中尉建议带上一副折叠帆，听说德国VII型潜艇横渡大西洋就用过风帆来减少油耗。中将告诉俺，他将在埃尼威托克环礁附近给俺们加一次油，回来以后还有补给船在原地等着，就算是这样，这次战斗巡逻也满够俺吃的了。

“我们出发以后，一帆风顺，一直到马里亚纳群岛都没遇到一艘船，无论是咱们的还是敌人的。过了关岛，渐渐遇到了几艘日本船，都是五百吨以下的小家伙。俺们昼潜夜出，不敢怠慢，不停往西开。到了台湾附近，日本的船越来越多，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万吨级的大家伙。日本人的护航体制很松，俺心里直痒痒。俺在潜艇上也干了四五年了，从来没见过比这里更好的机会。原来，日本运输船被洛克伍德打怕了，改走中国沿海航线。那里水深不足百米，不利潜艇作战，陆基飞机很有威胁。俺当然顾不上打了。俺从巴士海峡进入中国南海，嘿，那里的船真多，根本没有护航军舰，一条鱼雷就能干掉它一条船！

“在西贡以东一百五十海里的地方，俺们遇到了麻烦。当时天降大雨，能见度很差，俺就把‘剑鱼’号浮起来，让弟兄们喘喘气，以后的日子可能会很苦。另外，还想接点儿淡水，水箱的水早臭了。

“突然一架四引擎的川崎式飞艇从低垂的雨云中钻出来，一下子就发现了‘剑鱼’号。俺们惊慌失措，左躲右躲，好歹潜下去了。可是俺们的铝盆也给弄丢了。二十分钟后，俺们从声纳上听出来了一艘日本驱逐舰，它一定是以金兰湾为基地，在这一带巡逻的。接下去的事就是挨深水炸弹，那滋味凡是经历过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照例，潜艇里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俺们只能听到声

音。先是驱逐舰螺旋桨声——喀隆——喀隆；然后是投放深水炸弹的声音——嘶——咚……咔塔、咔塔；最后“轰”然一响，全艇到处摇晃，水从裂缝中喷进来，蓄电池的酸雾四处弥漫，每个人的脸、头、肋骨和关节不断地在管子、阀门和各种钢铁凸件上冲撞。唯一的办法是抱住头，别的由他去了。

“‘剑鱼’号象块石头似的往下掉，俺拼命让杰克把住水平舵，总算把艇稳住了。俺找了一片珊瑚礁盘轻轻座上去，任凭天塌下来也不动啦。日本驱逐舰转了几圈就走掉了，他们干反潜这行总缺乏耐性。

“俺浮上水面，继续往南走，从此小心多了。整个航程，几乎把俺们拖垮了。为了省下淡水，连胡子也不刮，洗澡更别提了。身上的臭汗味十英尺外就能闻到。垃圾到处堆，衣服也不洗，本来潜艇就是两层铁皮的棺材，现在连棺材里也脏得呆不成了。

说来也怪，尽管又危险又辛苦，俺手下的兵士气满高。美国人就是爱探险，新加坡的秘密把大伙儿给迷住了。第二十二天傍晚，俺下令上浮，伸出了搜索潜望镜，嘿，右舷35度的地方就是新加坡章仪角。日本人大大方方地点着灯塔，对于马来半岛的南方都市新加坡来讲，战争仍然远在天边。

一般说，日本人不会把联合舰队锚泊在新加坡港的。那里的欧洲侨民很多，他们感情上倾向英国，一支庞大的舰队无法严守秘密。日本海军司令从心理上讲更倾向于利用林加群岛上的天然良港。俺为了保险，还是溜进了新加坡港。

晚上，“剑鱼”号浮出水面，点起日本潜艇的航行灯，从乌宾岛南方的航道进入了狭窄的柔佛海峡。俺们大摇大摆，无所顾忌。柔佛和新加坡都在沉睡中。俺不禁为英军帕西瓦尔将军惋惜，他轻易地放弃了‘东方第一要塞’，使日军腾出手来，对菲

律宾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日本人没理我们，一艘返回基地的潜艇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一艘日本‘伊’号或‘吕’号潜艇开着美军的标志灯闯入旧金山，恐怕咱们的反应也会是一样。

“英国人留下的旧海军基地里小船很多，但没有值得一提的大舰。只有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小修。一台探照灯向俺们打来自讯信号，被俺们应付过去。午夜，俺下令熄掉灯光，向东溜出柔佛水道。俺可真是黑夜走路吹口哨，提心吊胆。只要日本人识破了俺们的小把戏，‘剑鱼’号可就完了。日本人虐待战俘，残暴得出了名。当年山下奉文将军的军队渡过柔佛水道的时候，曾把俘虏的澳大利亚军战俘捆倒在海滩上，让所有的日军从他们身上踏过去，许多人被活活踏死。一想起那些战俘的遭遇，俺不禁毛骨悚然。但同后来‘剑鱼’号的奇遇相比，闯入柔佛的行动不过是一次假日旅游！

“林加群岛在新加坡南方一百海里。礁石和珊瑚暗沙很多，俺根据一张英国人的旧海图航行，非常担心搁浅。海军基地在林加岛，大白天，俺只好慢慢忍耐。黄昏时分，俺升起了潜望镜。

“海面上刮着微风，在港湾入口处的航线上，船只往来频繁，大部分是军用船。瞧那架势，港里一定会有大家伙。俺同副艇长加里森中尉和航海长弗罗斯特中尉商量了一下，港湾进出口的水道上一定有沉船、水雷或防潜网。为了保险起见，俺们最好让‘剑鱼’号贴在一条大船的底下溜进林加岛基地。

“俺们不停地上浮瞭望海岸，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船，直到天黑。俺的耐心终于得到了报偿，从新加坡方向开来一艘双桅大油轮，它吃水很深，在月夜星光的背景下，呆头呆脑，没有任何

军舰护航。

“俺对好了方位，潜入五十英尺深度，慢慢向油轮凑过去，仅仅凭声纳导航。艇上人人都非常紧张，没一个人敢吭气，仿佛被放到了断头台上。只有声纳发出嘟嘟声，可以感到油轮正在接近。上帝，俺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基地练过几次‘贴船底’，几乎都是不及格，还有一次撞到了大船上。我手心直冒汗，心想弄不好这六千海里工夫、一条船、五十三个弟兄和洛克伍德将军的使命，就一锤子砸到它上头了。

“俺算是运气好。一直跟着油轮钻入港湾，都没有被发现。英国人干什么都讲究认真，他们的海图很精确。我在主航道外找了块僻静地方升起潜望镜，同时命令鱼雷兵做好发射准备。俺从目镜上一望，嘿，你们猜怎么着——

“港口里一片辉煌的灯光，把天空映成紫黄色。几十艘军舰锚泊在码头边。栈桥上人群熙熙攘攘，卡车来来往往，把炮弹、生活用品、粮食往船上装。粗大的油管和淡水管都接到军舰的甲板上，油泵和水泵嗡嗡响，起重机的摇臂和吊钩晃来晃去。虽然天黑，然而在灯光的背景上，俺已经辨认出一艘‘大和’级战列舰、两艘旧式的‘金刚’级战列舰、四艘重巡洋舰和二十一艘驱逐舰，整个日本联合舰队的精华有半数都在这里了。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港口里竟有三艘航空母舰！我从背影上认出它们可能是‘千岁’级航空母舰‘千岁’号和‘千代田’号，另一艘是‘瑞鹤’级航空母舰。林加锚地变成了日本的珍珠港！俺敢打赌，从来没有哪一位美国潜艇艇长能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发现这么多的日本大型水面舰艇。俺象中了头彩的赌徒，迷迷糊糊，不能自己。

“俺真他妈想潜近那艘‘大和’级战列舰，假定它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大和’号。那就面临着人生最大的诱惑，俺可以迫

近到二百码的距离上射出全部三枚鱼雷，击沉‘大和’号。这样，俺立刻就会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连保尔·琼斯也会羡慕不已。俺将拿到让所有舰长眼红的巨奖。德国艇长根特·普里恩上尉驶驾U-47潜艇在斯卡帕湾击沉了英国‘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皇家橡树’号算什么？它才两万七千吨，而‘大和’舰有六万四千吨！俺默默地念叨着：‘上帝，饶恕你的仆人吧。’俺叫来加里森中尉，拍拍他的肩膀，把潜望镜位置让他，并且指了指目镜。他看了足有一分钟，几乎象是中了魔，喃喃地说：‘我这一辈子加上我儿子凯里那辈子也别想再得到这个机会了。’他眼泪流下来，握住俺的手：‘巴奈特，干吧！就算咱们这五十三个人都死在林加岛也值了，尼米兹上将会在阿灵顿公墓给咱们立一块方尖碑的！’”

“俺把双手插到头发里，拼命抓，俺的头皮都发麻了，还是下不了决心。俺的任务是向洛克伍德中将报告日本联合舰队的位置，显然，在俺们即将发起的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日本联合舰队是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剑鱼’号能否击沉‘大和’舰，只要它一动就会暴露，一旦暴露，俺们根本无法发报，那么一切全完了。不但马里亚纳之战要死很多很多咱们的人，而且弄得不好，整个战役将会失败，战争也会因之而推迟，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许多伟大战役的成败握在几个小人物手里。在滑铁卢，如果拿破仑派出的传令兵能找到追击布吕歇尔的内伊元帅，欧洲的历史也许要重写了。

“俺象一个回教徒一样，扯着自己的胡子，撕着俺那件被汗渍结成硬板的短袖无领衫。艾伦，约瑟夫，如果你们二位处在俺的位置上，真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办？

“俺一下子合上搜索潜望镜的十字手柄，放下潜望镜，只轻

轻说了一句：‘下潜！’就哭了。在潜艇上，连哭也不能象个男子汉一样，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剑鱼’号终于躺在林加岛锚地的烂泥里。俺心里只想着一句话：

“如果俺把鱼雷发射出去，全体盟军都会冲着俺的脸唾上一口；这事儿准他妈是南方人干的，这种任务根本就不能交给他干！”

麦克米伦刚说完，李和麦克罗伊就拥抱了他：“好样儿的，巴奈特，所有的南方人、所有的美国人都会感谢你的。”

李深受感动：“巴奈特，我的连队就要在塞班岛登陆，谁都知道准有一场苦仗。无论如何，你为我们帮了大忙。”

一直慷慨陈词的巴奈特·麦克米伦上尉反而腼腆起来，他看看他的两位好朋友：“艾伦，其实换上你们也会同样做的。俺只是可惜这次机会，它会给我带来一枚国会荣誉勋章。说心里话，‘剑鱼’号战斗巡逻四次了，只击沉过一艘两千吨的货轮和一艘五百吨的小船。每次回珍珠港，听到特里拜尔中校的SS-279潜艇、奥-卡恩中校的SS-238潜艇取得的战绩，俺实在伤心。潜艇这玩艺儿，两层铁皮，中间夹着管子，几个压水槽加上柴油机和一大堆蓄电池，终日不见阳光，活动的地方只有屁股大，稍不小心，连骨头也找不见。你说俺图什么？不就是图对着敌舰来他一下子？艾伦，你说，把一桌十二道法国大菜的晚餐摆在一个饿鬼面前，把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裸体躺在一个色鬼怀里，俺当时的心情就同他们一样。上帝还让‘大和’舰多活几天，凡人也没办法。”

“后来呢？”麦克罗伊少校很感兴趣。

“后来的事真成了麻烦。林加港进去容易出来难。那条大油船一直在岸边卸油，一时似乎也不打算出去。进港的时候俺从声